

Alexandros 亚历山大 世界的边界

Alexandros



Alexandros

Il confine del mond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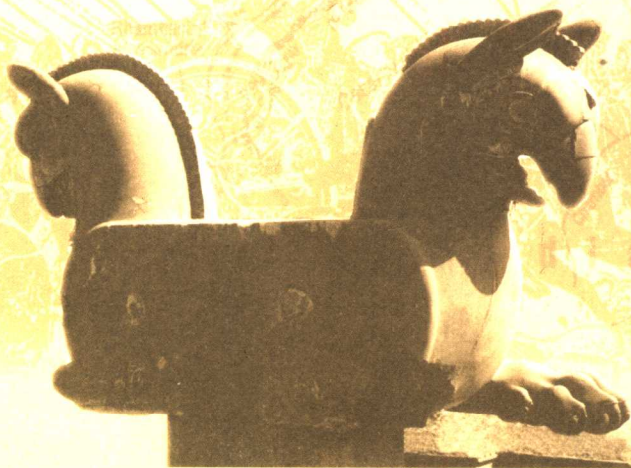
[意大利]

曼弗雷迪 著

杜颖 潘源文 翟恒 译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亚历山大

Alexandros

世界的边界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亚历山大(世界的边界)／(意)曼弗雷迪(Manfredi, V. M.)
著;杜颖,潘源文,翟恒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6.8
(“亚历山大”三部曲)
书名原文:Alexandros. Il confine del mondo
ISBN 7-80657-978-8

I. 亚... II. ①曼... ②杜... ③潘 III. 长篇小说-意大利-
现代 IV. I54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103767号

Copyright © 1998 by Arnoldo Mondadori Editore S. p. A.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Arnoldo Mondadori Editore S. p. A. through
Big Apple-Tuttle-Mori Agency, Inc.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06 by Yilin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登记号 图字:10-2004-033号

书 名	亚历山大(世界的边界)
作 者	[意大利]瓦莱里奥·马西莫·曼弗雷迪
译 者	杜颖 潘源文 翟恒
责任编辑	陆元昶
原文出版	1998, Arnoldo Mondadori Editore S. p. A., Italia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南京湖南路47号 210009)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网 址	http://www.yilin.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江苏新华印刷厂
开 本	880×1230毫米 1/32
印 张	35.625
插 页	12
字 数	846千
版 次	2006年8月第1版 2006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657-978-8/I·696
定 价	(共三册)58.5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第 一 章

春天行将逝去，国王又开始了他的沙漠之旅。与以往不同，他这回取道由阿蒙的绿洲直抵孟菲斯的尼罗河畔。他独自骑着栗色的萨尔马提亚马；已经卸下了轡头，解去了缰绳的布凯法拉斯在一旁小跑着。当亚历山大感到前面还有走不完的路时，他会让老马停下来歇歇气，似乎是要尽可能延长它的青春活力。

军队还要行进三周才能看见那标志着尼罗河岸沃野平原的绿色走廊，而在此之前，他们将面对烈日的炙烤和严重的粮草短缺。然而国王对于疲劳与饥渴似乎都浑然不觉，他完全沉浸在沉思与回忆之中了。

同伴们没有去打扰他的思考，因为他们深知他在这寸草不生的广漠中，想到的只是自己对无穷的感觉，对不死的焦虑，和内心的激情。惟有当夜幕降临，他才会与人交谈。有时，当莱普蒂娜为国王洗浴时，会有一些朋友走进他的帐篷，陪伴他。

一天，托勒密突然问起亚历山大一个他埋藏在心中已多时的问题。“阿蒙神对你说了什么？”托勒密问。“他叫我儿子。”亚历山大回答。海绵从莱普蒂娜手中掉在了地上。托勒密将它拾起，交给莱普蒂娜，又问，“那么，你问了他什么？”

“我问，我的杀父仇人是不是都死了，或者还有人仍侥幸活在世上。”

托勒密不再做声。他在那里等亚历山大走出浴缸之后，为他披上一块亚麻浴巾，然后为他按摩。当亚历山大转过身来，二人相



对时，托勒密直视着亚历山大，目光仿佛抵灵魂深处：“现在你既已经变成了神，你还爱你的父亲菲力普吗？”

亚历山大叹了口气，说：“若不是你问我这个问题，我还以为这是出自卡利斯泰尼斯或黑人克利托斯之口呢。把你的剑给我。”托勒密吃惊地看着他，但不敢违背，他拔剑出鞘，递给亚历山大。亚历山大接过剑，用剑尖在手臂上划过，臂上立刻流着一条朱红色的小溪。

“这是什么？不是血吗？”

“的确是血。”

“是血，可不是吗？但却不是‘神之血液，流淌在万福之神的血脉中’，”他引述荷马的诗句，“总之，我的朋友，尽量理解我。倘若你还爱着我，请不要让我心伤。”

托勒密明白了。他为自己使亚历山大以这种方式说出这些话而道歉，莱普蒂娜用酒为亚历山大清洗了伤口，并包扎了手臂。

亚历山大看到他怀着歉意，请他留下来共进晚餐。晚餐并不丰盛，不过是干面包、枣子和酸枣酒。

“现在我们下一步怎么办？”托勒密问。

“回提罗。”

“然后呢？”

“我不知道。相信在提罗从安提帕特尔那里，我会对希腊正发生的事情有所了解，而且从我们的情报员那里清楚地了解到大流士正在准备什么。在那时我们就能做决定了。”

“据我所知，埃乌梅内斯已经向你汇报了你妹夫埃皮鲁斯的亚历山大的命运？”

“是啊，很不幸。我的妹妹克莱奥帕特拉不知会怎样心碎。还有我的母亲，她非常爱他。”

“可是我想，最感到痛苦的人是你，我说的难道不是实情吗？”

“也许你说的有些道理。”



“除了双重的亲属关系,还有什么让你们如此亲密地联合?”

“一个伟大的梦想。而现在,整个梦都压在我一人肩上。托勒密,有一天我们会回意大利的,在那里,把杀死他的那些野蛮人全部杀光!”

他为朋友斟上一些枣子酒,接着说:“你愿意听诗篇吗?我请了帖萨罗斯来作陪。”

“十分乐意,你选了哪些诗?”

“是一些关于大海的,是不同的诗人写的。广阔无边的沙漠风光,让我追忆起无边无际的大海,同时,这沙漠的酷热,更让我向往大海。”

莱普蒂娜刚撤走两张小桌,演员就走了进来。他身着戏服,脸上化了妆,眼睛用褐色标衬,嘴唇用口红略加修饰,更显得扭曲与狰狞,就像悲剧面具一般。他抚摸着齐特拉琴,拨弄着低缓的和弦,开始唱:

风啊,海上的风,
你将船只快速推上
波浪的脊梁,
你又将引领我至何方?

亚历山大出神地听着,沉浸在深沉的夜色中。那吟诵诗歌的声音应着情感变化自如,时而奔放,时而迂回,如轻风拂面,又似雷声轰鸣,那其中似乎囊括了人类一切的激情。

他们一直待到很晚,亚历山大一直在听。伟大的演员的声音细致入微:女人在哭泣,他的声音便低声呜咽;英雄在呼号,他的声音也耸入云天。当帖萨罗斯结束吟咏时,亚历山大拥抱住他:“谢谢,”他说,“你唤起我将在夜里做的梦。休息去吧,明天还有一个征程等着我们。”托勒密又坐了一会,陪他喝了些酒。



“你从不想培拉吗？”他突然问亚历山大，“不想你的父母吗？还记得当我们都还是孩子，在马其顿的山丘上，在属于我们的河边、湖畔骑马的时候！”

亚历山大似乎想了一会，回答道：“是的，我经常想，但它们就像是许多年前发生的事情的图画。现在这紧张的生活更是让我度日如年。”

“这意味着我们正在过早地衰老着？不是吗？”

“也许吧……但或许不是。你看那最明亮的灯盏，也正是注定要最先熄灭的。但宴会上的客人都会记得它的光芒曾是多么美丽可爱。”

亚历山大掀开帐篷的布幔，送托勒密出去。在沙漠上方的天空中闪耀着无数颗星星。两个年轻人抬头注视着辉煌的景象。

“在天空中尽情照耀，星辰的命运也是如此。朋友，愿你的夜晚安宁。”

“也愿你如此，亚历山大。”托勒密回答。他说完便向营地边缘自己的帐篷方向走去了。

五天之后，军队行抵孟菲斯，抵达尼罗河沿岸，在此等待帕尔美尼奥和奈阿尔科。当晚亚历山大又见到了巴尔西内斯。巴尔西内斯住在奢华的法老王宫中，她的房间在王宫最顶层，地中海的轻风凉爽怡人，轻如蝉翼的布幔在风中起舞。

巴尔西内斯正等着亚历山大，她坐在用金子与珐琅镶边的躺椅上，身穿伊奥尼亚式的轻衫，一头黑发映出淡紫色的光泽，披在肩上和胸前。她刚刚以埃及人的方式化了妆。

空气中弥漫着缬草与芦荟的芳香，雪花石膏的屏风后，灯光在闪亮，玛瑙水缸中盛满了水，荷花与玫瑰花瓣漂在水上。在琥珀的反射下，月光与灯光交织在一起，跳动闪光。

四周墙壁上，满是埃及古代舞蹈场面的壁画，画上的裸体少



女,随着手鼓与诗琴的节拍,正对着御座上的国王夫妇,翩翩起舞。在房间的一隅,安放着一张大床,四根镶金的石柱支起天蓝色的帷帐,柱顶仿佛是莲花盛开。

亚历山大走了进去,热烈地久久注视着巴尔西内斯;他的眼中,沙尘带来的迷茫还未退尽;耳边阿蒙神秘密的神谕还不时在回响。金子般的头发轻抚肩头,胸口的伤疤让健美的肌肉更加突出;目光炯炯有神,青筋在细长的手上游动,这一切都让他全身焕发出一种魔力。他半裸着上身,头上扎着金色的丝带,仅披了一件斗篷,以王室百年传家的银扣子在左肩扣住斗篷。

巴尔西内斯站起身来,在亚历山大的目光下她感觉已经迷失了自我。她喃喃道:“亚历山大……”亚历山大抱紧她,她湿润丰厚的双唇热烈地回应着他的吻。亚历山大抱起她将她放到床上,轻抚着她的身躯,爱抚着她的酥胸……

忽然,亚历山大感到她全身的毛发根根直竖,身躯突然变得僵硬起来,他觉察到空气中有一种威胁,战士的警觉被唤醒了。他跃起身,只见一个身影挥舞匕首,咆哮着向他飞奔而来,生死只此一瞬间!

野蛮的狂吼震动了墙壁,只听得巴尔西内斯伤心的哭声撕心裂肺。

国王毫不费力便将刺客制服,将他按倒在地上动弹不得。他的手被反剪着,凶器也被震落到地上。亚历山大正要举起刚才抓起的烛台向下砸去,杀死刺客时,烛台停在半空。亚历山大认出,那是一个十五岁的孩子,是门农与巴尔西内斯的长子,埃泰奥克勒斯!失败的年轻人如一头落入陷阱的幼狮,奋力挣扎着,咆哮着,他抓,他咬,可是一切努力都已是徒劳:他已经不能再挥舞匕首了。

卫兵被骚乱惊动,冲了进来,将擅入者擒住,卫队长得知情况后,喊道:“谋刺国王!带下去,用刑,处死!”巴尔西内斯哭着扑倒在亚历山大脚下:“我的主人,救救他!我求求你,救救我的儿子!”



埃泰奥克勒斯轻蔑地看了看她，然后对亚历山大说：“你杀了我吧！因为刚才的事我还会再做一千次，直到为父亲的生命与荣誉复仇！”仇恨的火焰燃烧着他的心，说这话时，他全身还在因为刚才的搏斗而激动得震颤。国王示意卫兵给他松绑。

“可是，陛下……”队长似难从命。

“你们出去！”亚历山大命令他们，“你们没看见，他不过是个孩子吗？”队长遵命了。亚历山大对埃泰奥克勒斯说：“你父亲的荣誉并未受损，是致命的疾病带走了他的生命。”

“不，不是真的！”年轻人叫道，“是你，你毒死了他，现在……现在你又霸占着他的女人，你这个无耻的东西！”

亚历山大走近他，用坚定的语气重复了一遍：“我敬佩你的父亲，我认为他是惟一个配与我为敌的人。过去只是梦想着有一天能与他单独决斗。要毒死他对我来说很容易，但我向来都是光明正大地面对我的敌人，我只用刀与剑对付敌人，而不是阴谋！至于你的母亲，也是受害者。是我，每天都想着她，为了她寝食难安。爱情具有神性的力量，是不可抗拒的！爱令凡人无法拒绝，更无法逃避。正如你不能避免太阳和洪水，生和死。”

他说这话时，巴尔西内斯一直蜷缩在角落里，掩面啜泣着。

“你不想跟你母亲说什么？”亚历山大问。

“从你的手碰到她的那一刻起，这个女人就不再是我母亲了，不，不是了！你们杀了我吧，最好杀了我！否则，你们总有一天会死在我的手上！我要用你们的血祭奠我父的亡灵，使他在地下安息。”

亚历山大问巴尔西内斯道：“我该怎么办？”

巴尔西内斯擦干眼泪，定了定神，说：“求求你，放了他吧，给他一匹马与一些干粮。放了他吧！求你了！你会为我这么做的，是吗？”

“我警告你，”年轻人对国王说，“放了我，我会到大王那里，向



他要一副铠甲和剑。在他的军队里，与你作战！”

“该来的，躲也躲不过。”亚历山大回答。随后他吩咐卫兵释放埃泰奥克勒斯，并给他一匹马和一些物资。

埃泰奥克勒斯努力抑制住心中的狂怒，默无声息地向大门走去。“等等。”他的母亲叫他。他停下片刻，仍是背对着母亲，面朝通向回廊的门槛。

“求求你，就等一下，”她打开一个箱子，从里面取出一把锃亮的剑，剑鞘裹着锋芒，她把剑交给他，“这是你父亲的剑。”

年轻人把剑紧紧地抱在胸前，热泪奔涌而出，冲刷着面颊。

“再会了，我的孩子，”巴尔西内斯已经泣不成声，“愿阿胡拉·马兹达和你父亲的神灵保佑你……”

埃泰奥克勒斯跑过长长的回廊，跑下石阶，来到庭院里。卫士们牵来一匹马，递给他缰绳。他正待翻身上马，突然瞥见一个人影从侧门钻出来，不是别人，正是他的兄弟弗拉阿特斯。

“求求你，带上我吧！我不想再被这些希腊人囚禁了。”埃泰奥克勒斯犹豫了片刻，他的兄弟再三乞求：“带上我吧，求你了！我不重，马能载得动我们两个的，我们可以再找一匹马。”

“不，不行！”埃泰奥克勒斯回答，“你还太小。而且……母亲身边需要有人陪伴。再见了，弗拉阿特斯，等战争结束了，我们会重逢的！到时候我会来亲自解救你的。”说罢紧紧抱着他，正当弗拉阿特斯号啕大哭时，埃泰奥克勒斯突然翻身上马，消失在茫茫夜色中。

这一幕全落在房间窗口边哭泣的巴尔西内斯眼里。看着自己的儿子，一个不过十五岁的孩子，就这样冲进黑夜，消失在不可知的黑暗中，她觉得自己的生命就快要到头了。想到人的命运有多艰难，她伤心欲绝。刚才看到一些希腊艺术家的画作和雕塑，她觉得自己也是奥林波斯众神的一员，可此时，她觉得自己连一个最卑下的奴隶也不如。



第二章

为了使军队到达尼罗河的东岸，亚历山大下令建了两座浮桥。他与先前留在那里驻守的士兵与军官又会合了。亚历山大见他们行为表现良好，于是确定他们的职责，对之加以细分，以使管理这个最富有的国家的权力不会集中到一个人的手中。

当亚历山大从阿蒙神庙回来，全埃及都在欢迎他，对他像神一般顶礼膜拜，加冕他为法老王。但那些日子却仿佛沉浸在一连串噩耗中。他的眼前，几乎每天，都是巴尔西内斯的绝望。然而，一场更大的灾难正在悄然逼近，原来，除了菲洛塔，帕尔美尼奥另有两个儿子：尼卡诺尔，一支侍卫骑兵队的军官；另一个是赫克托尔，只是个十九岁的孩子。将军对他呵护备至。看着军队过河，赫克托尔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跳上一艘用纸莎草做的埃及船，在河流中段，他陶醉在这盛大的场面，身着一身沉重的盔甲和一件华丽的护身斗篷，独立船首，接受众人赞许的目光。

突然之间，船身撞到了什么东西，也许是一只碰巧浮出水面的河马的后背，船身顿时剧烈震荡。赫克托尔失足落水，沉重的盔甲和浸了水的斗篷拽着他，顷刻之后，他再没有从水中出现。船上的埃及桨手立即跳下水去。不少目睹了事件发生的马其顿年轻人和赫克托尔的哥哥尼卡诺尔也都跳下水去，不顾漩涡和鳄鱼——尽管那是这个地区相当多发的——但一切尽是枉然。在河东岸，监督军队有序过河的帕尔美尼奥无力地眼看着悲剧发生。

不一会，亚历山大便获悉此事，他立即下令，腓尼基和塞浦路



斯水兵至少把年轻人的尸首打捞上来,但一切努力都是徒劳的。就在当晚,在一次次亲自参与烦苦的打捞工作后,国王前去慰问由于悲痛而变得呆滞的老将军。

“他还好吧?”国王问菲洛塔,他正如警卫守卫在帐篷外面,不让父亲的独处受到侵犯,他沉郁地摇了摇头,作为回答。

帐篷内一片寂静与黑暗,只有正坐在地上的帕尔美尼奥苍白的脑袋刺破了黑暗。亚历山大觉得膝盖在颤抖,他对这个忠勇坚贞,多次以关于谨慎的规劝和对他父亲伟大业绩的回顾使他感到愤怒的人,感到一种深深的同情。此刻,他觉得面前这个人,就像是一棵百年栎树,屹立不动,许多年来,从未在疾风骤雨与闪电雷鸣之中屈服。

“这是一个悲恸的拜访,将军。”亚历山大的声音踌躇不定。他注视着帕尔美尼奥,不禁回想着那句自小便熟悉的童谣,以前当他看见白发苍苍的帕尔美尼奥来参加他父亲的作战会议时,他就唱:

年老的士兵去打仗,倒在地上,倒在地上!

听到他的国王的声音,帕尔美尼奥几乎是机械地站起身,终于用一种已经破碎的声音说:“感谢你来看我,陛下。”

“为了找寻你的孩子的遗体,我们已经尽最大的努力了,我已向他表示了最崇高的敬意,我将会赐予他不论什么……”

“我知道,”帕尔美尼奥回答道,“俗话说,太平的年代子葬父,战争年代父亲埋葬儿子。但我过去却一直希望能免受这样的折磨,我一直希望我能代他受刀箭之伤,可是竟……”

“这便是恐怖的命数,将军。”亚历山大说着,他的眼睛这时渐渐适应了帐篷内的黑暗,他终于能辨认出帕尔美尼奥那被痛苦摧残的容颜:他好像一下子老了十岁,眼睛发红,皮肤干皱,头发凌乱。以往就是一场苦战之后,他也从来没有看过这样的帕尔美尼奥。



“倘若是……”帕尔美尼奥说，“倘若手握着剑战斗而死，我没有遗憾：因为我们是战士。但现在这样……这样……溺毙在满是污泥的河中，被那些恶魔怪兽撕碎吞食！哦，天上的神啊！这是为什么？为什么？”他掩面长泣，心中充满悲哀。

面对着这种痛苦，亚历山大无语了。他喃喃低语：“对不起……”他眼神充满了无助与茫然，向菲洛塔和他另一个兄弟尼卡诺尔道别。尼卡诺尔当时刚到，由于悲痛和劳累，他已经筋疲力尽，全身泥泞。

第二天，国王下令为死去的年轻人建起一座纪念碑，并亲自举行了庄重的葬礼。士兵们行列整齐，高声呼喊十声赫克托尔的名字，仿佛他的记忆将不会流逝，但这一回，却并不像从前他们高呼那些在特拉齐亚山，在伊吕利亚山，在蓝天之下与雪峰之中仆倒的战士的名字。空气中充满着混乱与凝重，死一般的沉寂很快将赫克托尔的名字吞噬，消失在泥潭之中。

当晚，国王又去找巴尔西内斯了。她正躺在床上啜泣着。她的奶妈向国王汇报说，她已经几天没吃什么东西了。

“你不该就此绝望，”亚历山大对她说，“你儿子不会有事的，我已经派了两个我的亲信尾随他，他不会出事的。”

巴尔西内斯坐起身来，坐在床沿，“谢谢你，尽管我仍觉得耻辱，但你让我觉得好受多了……我的孩子已对我做出了宣判，我是有罪的。”

“你错了，”亚历山大回答，“你知道他对他弟弟说什么了吗？卫兵告诉我，他说，你应该陪着妈妈。这就意味着他是爱着你的，并且他觉得这么做才是对的，你要为他骄傲才是。”

巴尔西内斯擦干眼泪说：“发生这一切我很伤心。我想做你快乐的源泉。想在你胜利的时刻与你在一起，但我却只是想哭。”

“哭泣紧跟着哭泣，”亚历山大说，“帕尔美尼奥失去了他的幼



子,全军都在哀悼,我不能回避发生的一切。成为神对我来说,毫无用处,现在,你坐好,求你了,来和我一同吃点什么。命运出于嫉妒正试图夺去我们的幸福,我们要一同再将幸福夺回来!”

舰队司令奈阿尔科得到命令,向腓尼基进发。军队后撤回到陆地上,取道海洋与沙漠之间的漫漫长路。当他们即将抵达加沙时,一个传令兵从西冬带来了坏消息。“国王,”传令兵翻身下马,顾不得喘气,“撒马里亚人将你的叙利亚总督安德洛马卡司令用尽酷刑,活活烧死。”

还在为此前的事情而伤心的亚历山大勃然大怒,问道:“这些撒马里亚人是什么人?”

“他们是些生活在犹大与加尔默罗山之间的山中的野蛮人,他们有一座叫撒马里亚的城。”传令兵回答。

“他们不知道亚历山大是谁吗?”

“恐怕知道,”吕西马科斯插话道,“但他们并不在乎,他们自以为可以不受惩罚地对抗你的愤怒。”

“嗯,他们认识我,好。”国王回答。他下令立刻继续前进。直至阿克里他们才停下来,在阿克里他们带着轻装的特里巴利和阿格里亚尼骑兵和枪尖队向东推进。国王亲自统率全军,他的同伴与他一道;重步兵、后备军和侍卫骑兵留守在沿岸地区,听候帕尔美尼奥调遣。

当他们到达时,不经意中已是黄昏。撒马里亚人其实是个游牧民族,他们分布在山川丘陵之中,在草原上逐水草而居。三天之内,所有的村庄都被付之一炬,国都——一个比别的村庄更大的有围墙的村庄被夷为平地。他们的庙宇,那个没有一尊塑像的殿堂,被燃为灰烬。

当袭击结束时,正是第三日的夜晚降临时。国王决定与他的人驻扎在山上过夜,之后,他就要向海岸进发了。士兵们在夜里值



双班岗，警惕着敌人的突袭，提防着过往的脚步。灯火通明，照亮了卫兵的岗哨。这一夜就这样安静地过了。拂晓前一会，值最后一班岗的军官叫醒了国王，他是拉里萨的帖萨利亚人，叫埃乌里亚罗斯。

“陛下，请您来看。”

“什么事？”亚历山大站了起来。

“南边有人来了，像是个使团。”

“使团？会是和谁有关呢？”

“我不知道。”

“在南边只有一个城市。”早已经醒来并已完成今天的第一回巡察的埃乌梅内斯说，“耶路撒冷。”

“是个什么样的城市？”

“是一个没有君主的国家的首都，那是犹太人的国度，它在山的那一头，四周全是峭壁悬崖。”

埃乌梅内斯正说着，那一小队人已到了第一个哨位，请求放行。

“让他们过来，”亚历山大命令道，“我将在我的帐篷前接见他们。”他披上斗篷，坐在他的行军椅上。

这时，使团中的一个人，操着一口希腊语问埃乌里亚罗斯，那个身披红色斗篷，坐在帐篷前的年轻人是不是就是亚历山大大国王。得到肯定的回答后，那人走上前来，其他人跟随其后。立刻就可以看出他们中谁是最重要的人物：那是一个中等身材的老人，胡子虽长却精心打理过，头上戴一顶直立的帽子，胸前十二颗石头颜色各异。他第一个说话，他的声音颤音很重，但又很悦耳，言辞中肯而又饱含希望，在亚历山大听来和腓尼基人的声音很像。“伟大的国王，愿主保佑你。”翻译官在一旁翻译着。

“你说的是那一个主？”亚历山大问。对于这样的问题，他感到好奇。



“是我们的主上帝，以色列的上帝。”

“那么为什么你们的神要保护我？”

“因为你所做的，”老人回答，“他让你身经百战而不受损伤，平安到此以摧毁撒马利亚人所犯下的亵渎神明的罪恶。”

亚历山大好像没听懂翻译的话，摇了摇头，问道：“什么是渎神？”这时他感到有只手搭在自己肩上，他回转身，看见亚里斯当德罗斯身裹白色斗篷，他的眼神流露出一种奇怪的表情。

“你要尊重这人，”亚里斯当德罗斯在国王耳边低声说。“他的神确实是个强有力的神。”

“亵渎神明，”翻译说，“是对神的损害与辱骂，撒马利亚人在加里齐默山上建起其他神的庙宇，凭借我主的帮助，你已将它摧毁。”

“那，就是所谓的渎神吗？”

“是。”

“为什么？”

“因为只能存在一座惟一的神庙。”

“一座独一的庙宇？”国王惊奇地问道，“在我的国家，有成百上千个庙宇。”

这时亚里斯当德罗斯请求国王准许他与白胡子老人交谈。他问道：“这个惟一的神庙是什么样的？”

那老人开始动情地叙述起来，翻译同时在旁边翻译：“那庙宇即是我们的神的居所，他是世上独一无二的真神，是天与地可见物与不可见物的创造者。在这之前很多年，他便救我们的先人脱离埃及人的奴役，领他们进到那应许之地。他一直住在西奈城的会幕之内。直到所罗门王为他在我们的锡安建了一座金碧辉煌的圣殿。”

“他长得什么样子？”亚历山大问。“你能向我描述他的形象吗？”

听见这个问题，那个老人厌烦地变了脸色，冷冷地回答：“我主



并没有什么面容，并且我们是绝对禁止使用形象来描述他的，我主的形象无处不在，天上的浮云、田地里的野花、鸟儿鸣唱、风儿在树间穿行呼号，都无不存在着他的形象。”

“那么，你们的庙宇里有些什么东西？”

“那不是凡人的眼睛能看到的。”

“你究竟是谁？”

“我是大祭司，我为主的人民祈祷，每年我可以在圣殿的最深处称呼我主的名字一次。律法规定，只有我，才能这么做。恕我冒昧，你又是谁呢？”

国王凝视着这个与他交谈的人的面容，他这么看了两回，回答道：“我想看看你的神庙。”

年迈的祭司一听这话，立刻双膝跪下，磕头乞求国王别这么做：“请求你，不要玷污了我们的圣殿。没有受过割礼的人和上帝选民以外的人，是不能进庙宇的。我有责任防止它受玷污，我将不惜付出血的代价。”

一如往常遭到拒绝时，国王正要发怒，这时亚里斯当德罗斯向他示意要抑制住怒火，并在他耳边私语：“他已经准备好了为那不具形的神而死，他是不会奉承和撒谎的。你要尊重他。”

亚历山大不再做声，想了一会，然后又转身向白须老人说：“我尊重你的意愿，但作为交换，我要你回答我的一个问题。”

“请说？”老人问。

“如你所说，天上的云、田野的小花、鸟的鸣唱、风的呼号无一不显示独一真神的面目，那么，在人类中，你的神又有何体现呢？”

老人回答：“上帝照他自己的形象和样式创造了人类，但在一些人，他们的行为模糊和扭曲了上帝的形象，而在其他人中，主的形象在他就如正午的太阳一样闪光。伟大的国王，你就是这些人中的一员。”

说完了这些，老人转过身去，从哪里来，又从哪里走了。